

世界文豪 经典金库 少年版 世界文豪 经典金库 少年版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甘宁 缩改



明天出版社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甘宁 缩改

明天出版社

1996·济南

世界文豪经典金库

·少年版·

世界文豪经典金库

漂亮朋友

[法]莫泊桑 著

王振孙 译

甘 宁 缩改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375 印张 4 插页 150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7—5332—2582—1
I·540 [精]定价 14.00 元

明天出版社

1996·12



把世界名著的一个很长的故事，变成一个短些的故事，也是一门艺术。让年龄还小、每天要忙着去上课的你，在有限的空闲里先读读这短些的故事，接触人类最伟大的文学，真是件很好很美丽的事情，很有意义和必要。

故事都是照样精彩的，也完全可以领略到文豪们原本的文笔和才华。我们在做着这一件缩短的事情的时候，每一刻都心怀虔诚、不敢大意，每一句写下时都认认真真实现着最好的感觉。

一些年之后，你要长大。你会去读故事的原著的。在那个长的字数里和厚度中，能领略的当然更多更完整。但是你心里总明白，最初的迷恋和吸引是那个短和清晰的故事。它是一座引导了你的桥。

现在，你正是在这座桥上走。桥的对面是一片很大很大的原野与风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们在看着你朝他们走去。他们对人类走向他们心怀期待。一代一代。



大概很少能看到有一本书像《漂亮朋友》这样赋予容貌如此大的魔力。

这容貌使他勾引到瓦尔特夫人而被重用为地方新闻栏的主编；也使他娶上了好友生前的妻子福雷斯蒂埃夫人，不但接替了家庭角色，而且替补了其政治主编的位置。在导演完“捉妻奸”之后，又凭借这容貌，他成功地诱拐了瓦尔特夫人的小女儿，以此威逼其踏上通往教堂的婚礼之路，名正言顺地成为瓦尔特——众议院议员、金融家、一个实力雄厚的南方犹太富商、《法兰西生活报》经理的乘龙快婿。

要问这样漂亮的朋友是谁？他就是乔治·杜洛华，一个在农村开着一家小酒馆的人的儿子。

甘宁

夏尔·福雷——
斯蒂埃瓦在军队的伙伴

夏尔·福雷
斯蒂埃瓦在军队的伙伴

莱斯杜之一
玛福——友成第
娜·埃瓦，洛妻

漂亮朋友——乔
治·杜洛瓦

人夫舞哈瓦
民舞个一又的瓦洛洛，妻之

苏瓦特报理儿，瓦妻
· 经女洛任
珊尔——馆的杜现子

德雷人杜忠情
· 马夫——瓦的
尔——洛实妇



瓦尔特夫人——报馆经理
之妻，杜洛瓦的又一个情妇

第一部





第一章

乔治·杜洛瓦付给女管账一枚一百苏^①的硬
币，接过找还的零钱，就向饭馆门外走去。

他长得一表人材，一方面由于天生丰姿俊美，
一方面也由于从前当过士官的风度，所以他故意
挺起胸脯，以一种军人的姿态，熟练地卷了卷嘴
上的小胡子，用他那漂亮小伙子的目光，像撒网一
样，朝那些还没有吃完饭的顾客迅速扫视了一遍，
注意到女客们都已经抬起头在看他。

走上人行道后，他伫立了一会儿，思忖着下
一步该怎么办。这一天是六月二十八日，口袋里只
剩下三法郎四十生丁了，这点儿钱得维持到月底，
要么吃两顿晚饭不吃午饭，要么吃两顿午饭不吃

① 苏：法国辅币名，旧时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即
五生丁。一百苏等于五法郎。当时一法郎约合今天的二
十五法郎。



晚饭，而后者可以省下一法郎二十生丁来。这点儿钱还够他吃上两顿的面包夹红肠，外加到林荫大道上喝上两大杯啤酒，而喝啤酒是他晚间最大的支出，也是他最大的乐趣。于是他起步向洛雷特圣母院大街的下坡走去。

他走路的姿态如同当年身上穿着轻骑兵服装一样，挺着胸脯，两腿微微叉开，就好像刚从马背上下来似的。身上的这套西装虽然只值六十法郎，但穿在他身上确实仍有点气派，只不过略嫌俗气了点儿。他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一头天生卷曲的稍带红棕色的金栗色头发，由头顶中央分一道沟梳向两边，两撇翘起的小胡子像泡沫似的浮在嘴唇上，一双明亮的蓝眼睛，中间透着一个小小的瞳孔。他这副模样和通俗小说里描绘的那些坏蛋简直没什么两样，而脸上那种挑衅的神情，又俨然是一副屈尊当了平民的漂亮的退伍军人的派头。

这是巴黎夏天那种没有风的夜晚。乔治·杜洛瓦走到林荫大道，他又停下来。他本想到香榭丽舍大街和布洛涅树林^①的林荫大道的树木下

^① 布洛涅树林：位于巴黎西北，是当时贵族、资产者常去游乐的地方。



去找点儿凉风吹吹,但另一种欲望也使他心驰神往,那就是希望碰到什么艳遇。

三个月来,他白天黑夜都在等待着它。有几次虽然靠他漂亮的脸蛋和潇洒的风度,东偷西摸地也尝到过爱情的甜头,但他总希望得到更多一些和更好一些的。

他两手空空,但欲火如焰,遇到那些在马路上转来转去的女人在街角低声招呼他时,他身上就像火烧似的难受,但他不敢跟她们走,因为没有钱付给她们;再说,他也在等待另一种东西,另一种不那么庸俗的拥抱和接吻。

他掉转身随着被热浪熏蒸的人流朝玛德莱娜教堂走去。他放慢了步伐,想喝点儿什么的念头使他越发感到口干舌燥,但只要他今晚喝上两杯啤酒,那么明天那顿菲薄的晚餐就算完蛋了,而月底忍饥挨饿的日子他是深有体会的。

他心里想:“我一定得熬到十点钟,然后到美洲人咖啡馆喝我的啤酒。”看着沿街的大咖啡馆里,那些坐在桌前喝酒的人,那些为了解渴想喝多少就喝多少的人,他克制着心中的欲念,一面故意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雄赳赳地从一家家咖啡馆门前走过,一面咕哝着骂道:“这些蠢猪!”要



是他能在街角的黑暗处抓住他们中的一个，他真会毫不犹豫地扭断他的脖子，就像他在部队大演习的日子里扭断那些乡下人的鸡鸭的脖子一样。

这让他不由得回想起他在非洲过的那两年。一次他们私出兵营去干抢劫的勾当，一下子就断送了三个乌莱德·阿拉纳部族男人的性命。但在巴黎，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人们不能挎着腰刀，握着手枪，肆无忌惮地去抢劫老百姓的财物，事后还能逍遥自在，不受法律制裁。他觉得自己心里还存在着在被征服国家的那种肆意妄为的士官的全部本能。他确实怀念在沙漠里的那两年生活。没有留在那里多可惜啊！但怎么说呢，他本指望回来会更好些的，可现在……唉，真糟糕，现在！

行动缓慢、疲乏无力的人群在他的四周流动。他的舌头在口腔里动弹了一下，发出一下轻微的响声，好像是要证实一下上腭是否干涩似的。

他走过滑稽歌舞剧场，在美洲人咖啡馆对面停了下来，思忖着是否就去喝他的那杯啤酒。时间才九点一刻。他心里明白，只要装满啤酒的玻璃杯一放到他面前，他马上就会一口气喝光的，那么到十一点钟以前这段时间又干些什么好呢？还是走到玛德莱娜教堂，然后再慢慢走回来吧。



正当他走到歌剧院广场拐角时，一个胖胖的青年男子和他擦肩而过，他隐隐约约记起好像在什么地方曾经见到过这张面孔。

他一面努力回想，一面紧跟着这个年轻人走去，可怎么也想不起来。后来由于记忆上的一种奇特现象，一个相同的人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这个人穿着一身骑兵制服，不过没有这么胖，也更年轻一些。他不禁高声叫了起来：“嗨，福雷斯蒂埃！”说着大步赶上去，拍了拍这个行人的肩膀。这个人掉转头来，看了看他随后说：

“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先生？”

杜洛瓦开始笑着说：

“你不认识我了？”

“不认识。”

“第六轻骑兵团的乔治·杜洛瓦。”

福雷斯蒂埃伸出双手说：

“哎呀！老兄！你好吗？”

“很好，你呢？”

“啊！我吗，我可不太好。你知道吗，我的肺现在简直像一团烂纸，一年要咳上六个月。”

接着，福雷斯蒂埃挽着他老伙伴的胳膊，向他讲他的病史和现在的生活。原来他已结了婚，工



作相当不错，在《法兰西生活报》主编政治新闻。

杜洛瓦吃惊地看着他。他变得很厉害，变得成熟了，举止很有风度气派，穿着打扮稳重得体，言谈之间充满自信，而且大腹便便。而从前的他却是瘦长条子，灵活好动，丢三落四，专爱惹是生非。想不到巴黎的三年生活竟使他成为另外一个人，甚至鬓角上已有几丝白发，尽管他还不到二十七岁。

福雷斯蒂埃问道：

“你现在到哪儿去？”

杜洛瓦回答说：

“哪儿都不去，我在回家之前随便兜兜。”

“既然如此，你陪我到《法兰西生活报》去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一起去喝杯啤酒。”

“我跟你去。”

于是他们亲热地互相挽着臂膀走去。他们这种亲密的关系是在学校里上学时和军营里当兵时就形成的。

“你现在在巴黎干什么差使？”福雷斯蒂埃问。

杜洛瓦耸耸肩说：

“老实告诉你，我都快饿死了！我的服役期一满，就想到这里来，来……来谋出路，或者不如说



想到巴黎来混日子；我在北方铁路局当职员，已经干了六个月，一年收入一千五百法郎，一个子儿也不多。”

福雷斯蒂埃咕哝道：

“见鬼，这可不是个肥缺。”

“就是说嘛。但你叫我怎么办呢？我孤身一人，什么人也不认识，没有一个人可依靠。并不是我没有意志和毅力，实在是没有办法啊！”

他的伙伴以一种老于世故的神态，像评估一件物品似的，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

“你知道吧，老弟，在这里，一切都看你有没有胆量。一个人，只要头脑灵活点儿，当部长比当科长还容易呢。要让别人服从你，而不是去求别人。”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想了一下，然后又问道：

“你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没有？”

“没有，考过两次都没有及格。”

“这不要紧，反正中学课程你都读完了。这就行了，谁也不会知道得比你更多，除了二十来个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书呆子。要人家认为你有学问并不难，总之，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人当场抓住



你的无知。对困难要用点儿手段，要避开它，遇到拦路虎就绕过去；而对别人，则要用从字典里查出来的东西难倒他。”

他以一个阅世很深、充满自信的男子汉的姿态侃侃而谈。

他们来到普瓦索尼埃尔大街一扇大玻璃门前面，玻璃后面贴着一张展开的报纸。门的上方闪烁着用煤气灯火焰组成的“法兰西生活报”六个大字。

福雷斯蒂埃推开这扇门，说了声：“进来吧。”杜洛瓦走进去，登上一个整个街都看得见的豪华而又崎岖的楼梯，经过一间前厅，来到一间类似候见室的房间里停下来。

“你坐一会儿，”福雷斯蒂埃说，“我五分钟后就来。”说完就走了出去。

一股难以描绘的、只有编辑部里才有的那种特殊古怪的气味飘浮在房间里。杜洛瓦略微有点胆怯，尤其感到惊奇，坐在那里不敢随便走动。

不一会儿，福雷斯蒂埃挽着一个又高又瘦的人出来了。这个人约摸三四十岁，穿着黑礼服，系着白领带，头发是深褐色的，小胡子的两只角卷得尖尖的，一脸傲慢又洋洋自得的神气。只见那人